



任氏家言

吳中 詭事



殷謙

著



團結出版社

UNITED PRESS



殷谦

著

吴中诡事



任氏家言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中诡事之任氏家言 / 殷谦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26-4210-2

I. ①关… II. ①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5646号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16

印 张：19

字 数：310千字

版 次：2016年8月 第1版

印 次：2016年8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26-4210-2

定 价：32.00元

（版权所属，盗版必究）

本书人物小传

五爷：传说是《列仙传》中所记载的仙人任光的后人，自幼于山中学得异术，能卜吉凶，知后事，大家都叫他五爷，因为常行助人祈禳之事，却因而致死。

五叔（任儒云）：任氏后人，方圆百里的民间异人。能卜吉凶，懂祈禳之术。为人正直有义，在《任氏家言》的帮助下与“我”一起帮助了很多。

我（任桀）：任氏后人。五叔的侄儿，我在我们弟兄中正好排行老五，上溯几代，也依然是这样，老五必然是干这一行的，我跟着五叔南来北往，亲历了很多神奇玄妙的故事。

郑雨：郑老板的千金，后来成为“我”的女朋友。因“我”与五叔被郑老板邀请去化解矿井“闹鬼”事件而相识，而后相爱，成为“我”的女朋友，她时常陪同我，与我一起见证五叔为人化灾解厄的神奇事件，有时候，她也能在此过程中出谋划策，显出非凡的智慧。

郑老板：郑雨的父亲。山西人，人长得五大三粗，年轻时候干过矿工，后来承包煤矿倒了几年霉，煤炭形势好转之后发了大财，后因听说矿井中“闹鬼”而请五叔来破解，化解了厄运。

蝶仙：牛脊梁沟人，一个掌握着巫术的古老的民族的后裔，喜欢搞一些稀奇古怪的实验，蝶仙把一种乌鸦用巫术培训成偷盗高手，这些乌鸦能一口气飞行几千上万公里，能从很远的地方给蝶仙带来大量的钻石和宝石，后来被村民们送到县城隔离起来。随后，有关部门派出数十位专家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治疗

和研究，也去过牛脊梁沟考察，最终没有结果。

王六一：华阴县表演皮影的老艺人，他制作皮影的手艺了得，表演的功夫更是了得。一个艺人同时操纵两三个皮影人物的同时表演已经是非常了得了，可是王六一竟能操纵六七个，就是因为这样，他意想不到的，厄运才刚刚开始。

双生：王云民家里一对双胞胎，王云民六代“双传”，算是创下了双胞胎遗传的奇迹。按道理来说，生不生双胞胎，取决于母亲方面，而在父系遗传，如果仅仅两代同是双胞胎，那算巧合，如果三代，也还可以信服，但是六代、七代都是双胞胎，而且都是男子，这就不免让人从非科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了。

目 录

第一章 腊人 001

四个人举目望向雕像，见雕像不像是石头做的，倒有点像枯木雕琢的，浑身上下亮晶晶的，更像是一尊蜡像。尤其是雕像上的人头，就像是腊肉做成的，深褐色的皮肤没有一点水分，泛着暗红的光。毛发和长须清晰可见，双目圆睁，嘴角上翘，颇有些吓人。“这估计是过去人们祭祀用的玩偶，咱们把它抬出去，若是有人收旧物，倒也能换几个钱花。”其中一个说。话音刚落，突然一只黑蝎爬上了雕像，随即消失不见了。

第二章 风蠹 013

五叔说：“那不是孩子，只是一种虫子，叫作风蠹。它们寄生在一种生长在狼粪上的腐烂植物身上，专杀地窝子蜂，然后吸食其体内的蜂蜜。坟头上那个大家伙就是地窝子蜂的巢穴，风蠹这东西遇到太阳暴晒就会产子，而产子之后就会灰飞烟灭，化成红粉，这红粉里面有一种能让人产生幻觉的东西。所以平娃拿回来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婴灵，而是一窝子风蠹，平娃每天拿糖水喂它们，它们不满足，所以每天太阳最热的时候去那坟头吃蜂，然后交配，最后寻踪觅迹转回来。风蠹通身鲜红，没有太阳的时候又变成黄白颜色，加上对人幻觉的暗示，就成了婴灵了。”

第三章 浮生 027

夜里十一点五十五分，有凉风吹起来，吹得那尼桑车上的塑料布哗哗作响。整个院子由于没有任何动物，更显得寂静。整个村子的狗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死绝了，竟然不发出一点声音，完全不如白天那般喧闹。远处空阔的野外倒是有些浮光掠影的东西飘来飘去，我发现，这些东西在经过这个院子的时候，往往都绕道而行，并不十分靠近，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逼迫它们远离这里。

第四章 蝶仙 039

“那蝶仙是地狱里最妖艳的鬼魂化成的，它最能迷惑人，如果让它们摄足一定数量的人的灵魂，就能蜕化作人形，然后继续修炼，最终修炼成长着翅膀的妖艳女子。在深夜的山中，蝶仙化作的女子经常飞来飞去，寻找着一个倒霉的灵魂……”五叔平铺直叙的语气更增加了这种恐怖感，我已经抖成一团。

第五章 地女 055

这时候，那煤层里面出来了一个女人，那手就是这女人的。那女人长得漂亮，黑眼、浓眉，皮肤有光泽。刚开始这女人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蹲到周全娃跟前，那脸色就立刻不一样了。过了一会儿，那女人的脸色跟正常人没有差别了，就从煤层里面回去了。我仗着胆子大过去看周全娃，连热气都没有了！

第六章 手链 069

这时候，他的吸引力又被一个用小珠子穿成的手链吸引住了，这个手链上的珠子实在太好看了，颜色非常艳丽。于是，二牛顺便捡了手链，戴在手上就离开了。而刚才还在那儿急着往这边爬的那个后生，阴冷无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奸笑！

第七章 五爷 073

邻居们说：五爷出门才叫有风度呢。每次坐船都不用船桨和船

户，自己用竹子做一个竹筏，然后往江河里一扔，人站在上面吹着笛子，竹筏子自己就向着目的地进发了。船家们也覺得神奇，仔细一看，原来五爷的笛声吸引来了很多的鱼儿在船底下游动，把竹筏子推着往前走，当然还有一些水下的不干净的东西。

第八章 发咒 077

苗萌戴着这个假发，从外面看根本看不出来。这头发好像就长在她的头皮上了一样，乌黑发亮又柔顺，苗萌一下子从假小子变成了一个长发飘飘的大美女，宿舍的女生们无不羡慕。诡异的事情就发生在当天晚上，苗萌频繁地说着梦话，甚至大喊大叫：“快救救我，爸爸！快救救我！”声音非常大，把所有人都吵醒了，过了后半夜这才安静下来。

第九章 尸盗 091

果然如五叔所说，每个人家门口都有一个守门的魂灵。村巷里很静，偶尔几只狗叫起来，它们就开始警觉，一旦有狗溜出门来，它们立即隐去了，一会儿意识到没有危险了，这才重新现出形状来。五叔说，猫狗是可以看见这些东西的，而且，这些东西大都没有恶意，但是害怕猫狗。

第十章 七棺 099

大乐介绍的情况基本和郑雨信里所说的一样。除此之外，大乐还交代了几个比较重要的线索。第一个是棺材的摆放位置：一进隧道两口棺材，紧接着后面两口，然后是三个一字排开的棺材，呈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摆放；另一个是隧道的走向：早上进入的时候隧道是通往东面的，下午就转到西面了。

第十一章 旗袍 111

我知道我做了什么，也知道该做什么。一切后果由我承担，与你们无关。那年遇到“鬼裁衣”之后，我的手艺就完全断送了。为了咱

们“宜衣社”的牌子，我想尽一切办法，却都没有用。杨扬小姐来做旗袍，我很矛盾，做不好不仅牌子保不住，很可能连命都没有了！为了这么一大家子，我只有铤而走险了。

第十二章 墨齿 125

老人颇为激动，所以话也多了起来：“这古书上记载，古代有一种东西专吃死人的脑髓，唤作‘觜闾’（音：资纹），这种怪物后腿发达，前腿退化，站立行走，比人略低。雌兽有翼，善飞跑，食人尸脑髓，无涉活人。也有一种说法，说这觜闾乃是地狱的一种怪物，生于阴山之阴，非常健忘，记性极差，所以吃人脑髓，来记住一些紧要的事情。”

第十三章 偷寿 141

是的。那个老太太才是最高明的小偷。她的阳寿已经不多，所以就布下这个丢钱局让人钻，只要有人从她身上尝到甜头，贪欲就会越来越大，偷得也越来越多，而你们从她那儿拿钱的一瞬间，你们的寿命也被她拿走了，因为在你们专注地偷别人的时候是顾不上留心自己身上的东西是否丢失的。特别是你们这个行业那些高手，手艺好而又看得开，只要有钱拿，其余的都不管不顾。你算是运气好的了，她看你并没有太多的贪欲，所以就放过了你。

第十四章 阴折 147

“见鬼！”他明白了，这间储蓄所到了晚上就成了阴间的储蓄所了。这些人都是阴间的灵魂，在七月初一之后来这里用阴折取钱的！可是他担心自己知道了他们的秘密会有危险，于是尽管内心非常害怕，仍然装作不知道，假装在办公室处理文件，即使在金会计给他端来茶水的时候，他仍然像往常一样用鼻子哼了一声，看都没看她一眼。

第十五章 彼岸 155

天明了我四处打听，我给我娘跪下了，问孩子当初送哪儿了。娘

说送山里刘家塄老刘家了，老刘家说送华阴陈家了，陈家说送到我们村了。我信了，是我的孩儿。因为那天晚上，孩儿的大腿肚子上有一块胎记，我记得是铜钱形状的。是我的孩儿，我把她弄死了。

第十六章 息血 163

关中某古庙供奉的“息血石”突然失踪。这“息血石”乃是唐朝时候一个常驻长安的番僧的舍利所化，人若得到一个秘方和这“息血石”一起服用，再利用一种古老的巫术，就能有极为强大的造血功能，如同息壤一样，源源不断地为人体输送血液。

第十七章 放生 175

大师兄仔细回忆之后道：“第一天傍晚在路上救了一只被猎人抓住的野兔子；第二天则救了一只掉入陷阱的鹿。第三天没情况。第十四天在半路遇到大雨，看到地上洼地里有一个蚂蚁窝，一群蚂蚁眼见要被水淹了，我就赶紧找来一根木棍，一头放在洞口，另一头靠着一棵树，让它们顺利搬迁，免于淋水。如果这算是善缘的话，就应该是这三件事。”师傅道：“这就对了。你救了一只兔子，顶多为猎人增加几天福寿。救了鹿，也只能给自己增添几天寿命。而你救那么多蚂蚁，确实救助生命众多，因而增加了寿数，躲过了一劫。所以是命莫要害，若害伤自身啊！”

第十八章 皮影 181

五爷安慰他说：“倒也不妨，看看我师父的高招！”随即打开锦囊，只见里面只有两个字：“皮影”。五爷顿时明白，兴冲冲地说：“有办法了！你把这三个孩子重新封到皮影里面，人物不要变，今晚开始演戏。那些进了黄皮子的孩子听见之后，必来相投！”

第十九章 枯井 189

等他们祷告完毕回去之后，发现挂在房梁上的牛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了，而牛角不偏不倚，正好砸中从底下路过的张老太，至

此，这名生前备受欺凌的女子终于报仇完毕。“一切都结束了。”五叔怅然地说，他看着那个牛头，那牛头的眼睛里面，分明饱含着眼泪……五叔扒开牛嘴，里面没有舌头。

第二十章 麟洞 201

只见池攻玉眼睛紧闭，牙关紧咬，从七窍里面喷出鲜血来，眼看就要毙命了！五叔扑上前去，狠狠掐住他的人中，一会儿工夫，这池攻玉算是又清醒过来，度过了又一次的危机。可是他死活不再躺下，说自己背上有东西。我们揭开他的上衣看了一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上面有两行笔法非常好的隶书：“入洞者七日亡”。五叔连忙问村民，这后生进去多久了，村民算了一下，今天正好是第七天。

第二十一章 青莲 225

村里人感到大难临头了，慌乱地准备到外地躲避土匪，却意外地发现青莲家的门开着，正门口坐着一个姑娘！那不是青莲是谁？这丫头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现在又……村民们暗中观察这女子，竟然有影子！这说明青莲根本就没有死！村民们感到得救了，也顾不得许多，直接冲进门去，二话不说就把青莲捆了个结实。青莲就像小时候被小孩子欺负一样，很安静地看着这群人，好像他们的粗鲁与自己无关。

第二十二章 梦咒 233

这个晚上，升寇不敢睡觉，他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喝了很多咖啡，不停地抽烟。到了午夜，他还死死地盯着电视机。突然，电灯灭了！电视机里传来沙沙沙的声音。一会儿，画面出现了，越来越清晰：妻子不顾自己全身是火，冲进女儿的房间，抱着女儿就往外跑。可是，那块方顶突然坍塌，就快逃出火海的妻子和女儿，被砸个正着。

第二十三章 双生 239

有人说了，王家祖坟上种了一棵柳树，柳树分了根，长成一模一样的两个部分。这就有点玄了，树长得一模一样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是双胞胎，也只是外形上相像而已，并不是真的一模一样，树的元素太多，长得像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有人说得有模有样，王家曾经得罪过一位神灵，被神灵下了一个诅咒，要断子绝孙。有一位王家先祖当了小神灵的人物，为了把这一脉香火传递下去，就赐给后人一面铜镜，让后人供奉在祖坟里。这镜子很有些魔力，不仅能保佑王家有些许血脉传下去，而且还能好事成双。

第二十四章 赌祸 253

六月初六在关中一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因为刚刚收获了麦子的缘故，各家各户都要用新收获的麦子磨成的面，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做出最好的面食来招待客人。这个日子对于老光棍陈二庆来说是一年当中除了春节最难得的好日子了。因为这个日子他随便去谁家里，都会蹭到一桌好饭，这对于视做饭为洪水猛兽的陈二庆来说，难道不是好日子吗？

第二十五章 女鞋 265

常林的葬礼上，其父母哭得昏天黑地，见到的人无不动容。当天夜里，也就是下葬的前一天晚上，常林的妹妹冯常丽在灵柩前守夜。由于还没有入殓，常丽看着哥哥盖着布子的遗体，潸然泪下。想起以前一起玩闹的日子，常丽的精神接近崩溃。就在这个时候，常丽发现了一件怪事：常林的身边多了一具女尸！而且二人一左一右穿着一双一样的鞋子！

第二十六章 胞衣 273

五爷也想不出好办法，因为这个办法实施的可能性不大。在老太太的一再请求下，五爷说出一个补救的办法：将张郑氏生孩子时留下的胞衣给那两个被吃掉胞衣的产妇服下！如果这个办法不行，那事

情就麻烦了！两个产妇不同意吃这两个看着就非常恶心的胞衣。在老太太一再劝说，并以数以万计的饥荒为由，勉强做通了她们的工作。可是吃掉之后，根本一点反应都没有。日头好像在讽刺这伙人一般，更加毒辣地照射这已经非常干涸的土地！

第二十七章 山坟 281

这座山坟实在太诡异了。这封信却让我们重拾信心，因为整个事件虽然离奇古怪，但是这封信却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大致方向：首先这个事件是人为的；其次，这是为钱财而来。但是目前仍然不能排除与灵异事件是否有所关联，因为五魁遇到的一些事情，以及今天上午我和五叔在车上的经历已经很能说明情况，这件事情并不是单为要钱那么简单的。

第一章 腊人

四个人举目望向雕像，见雕像不像是石头做的，倒有点像枯木雕琢的，浑身上下亮晶晶的，更像是一尊蜡像。尤其是雕像上的人头，就像是腊肉做成的，深褐色的皮肤没有一点水分，泛着暗红的光。毛发和长须清晰可见，双目圆睁，嘴角上翘，颇有些吓人。“这估计是过去人们祭祀用的玩偶，咱们把它抬出去，若是有人收旧物，倒也能换几个钱花。”其中一个说。话音刚落，突然一只黑蝎爬上了雕像，随即消失不见了。

民国时，村里有一幢废弃的宅子，《任氏家言》传为宋哲宗绍圣元年建的。虽说是断壁残垣，但中间厅堂一直到民国还完好无损。已经褪漆的门窗紧闭，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院子角落里有一口荒芜的枯井。目光所及之处，只有灌木和石头，一丛杂草，一群纷飞的昆虫。

当时大人们一再给孩子们强调，不准靠近这间老宅，否则会出人命。大多数孩子都能听从父母的训导，尤其听说老宅是会出人命的地方，都避而远之。然而有四个孩子却调皮捣蛋，大人们越说得神秘兮兮，他们就越想去老宅探个究竟。

盛夏，烈日当空，四个孩子趁大人们还在田里干农活儿的空当，溜进了老宅院子。其中一个往枯井里撒了泡尿，紧了紧裤子，见四下无人，便小声道：“你们三个可愿意随我去宅中看看？”其他三个当即同意。

他们看到锈迹斑斑的两把大铜锁还好好地挂在门上，其中一个撬开一扇窗钻进老宅的正堂，其他三个紧跟其后，蹒跚地走进幽暗里，不约而同地感到冷风嗖嗖，后背发凉。

“里面有点儿暗，看不清楚，你们谁带着洋火？”其中一个蹑手蹑脚地边走边说，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洋火是有，只可惜没有火把。”另一个战战栗栗地说。

“妈呀！吓我一跳！这里怎么还有个人！”其中一个止步，战栗道。

四个人屏声敛气，都停下脚步，朝前看去。

只见靠墙立着一尊雕像，张牙舞爪，面目狰狞，腿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好像随时都会扑过来。

“不怕，只是雕像而已。”其中一个松口气说。

“那边有个香案，上面有蜡烛，我们点上蜡烛也好看清楚。”另一个说着便去点蜡烛。

随着火柴“刺啦”一声划下，蜡烛被点燃，屋子里明显亮了起来。

四个人举目望向雕像，见雕像不像是石头做的，倒有点像枯木雕琢的，浑身上下亮晶晶的，更像是一尊蜡像。尤其是雕像上的人头，就像是腊肉做成的，深褐色的皮肤没有一点水分，泛着暗红的光。毛发和长须清晰可见，双目圆睁，嘴角上翘，颇有些吓人。

“这估计是过去人们祭祀用的玩偶，咱们把它抬出去，若是有人收旧物，倒也能换几个钱花。”其中一个说。

话音刚落，突然一只黑蝎爬上了雕像，随即消失不见了。

四个孩子想出各种办法要把这个玩偶抬走，但是没有得逞，他们费尽全力，然而雕像却纹丝不动。

“该死的东西，这么沉！”其中一个抹了抹脸上的汗水，沮丧地说。

“那咱们还搬不搬了？”一个孩子气恼地问。

“不搬了！不如把它的头发和胡子都烧了，咱们回去吧！”另一个饶有兴趣地说。

于是，其中一个举起蜡烛将雕像的辫子和胡子一齐烧了。

第二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人们发现四个孩子的头发竟全部脱落，一夜之间变成明光闪闪的秃瓢，大人们都一致认为，村里和镇子，没有哪个剃头师傅能有这般精巧的手艺。

大人们带四个孩子围在我五爷跟前，五爷端详了他们一会儿，脸色越来越难看。孩子的父母们见状，脸色大变，个个惊恐不安。

“你们四个兔崽子昨天去哪里了？”五爷责问道。

四个孩子扛不住威逼利诱，说出了去那间废弃宅子里面的秘密。

“你们触犯镇宅的灵物了啊，它在惩罚你们，头秃了是小事，只怕是以后这头都要掉了。”五爷瞪大眼睛，长叹一声道。

“五爷啊，这回要麻烦您了啊！”四个家长不约而同地齐刷刷跪在五爷脚下，其中一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道，“我四十岁上才有了这么个传宗接代的种，要不是怕断了香火，我也就不怕什么了，得罪了神灵，让神灵带他走，可

是不成啊，他要走了，我也就不活了。五爷，您能通阴阳三界，您跟神灵老爷说说看，能不能饶了我娃，神灵老爷要怪就怪我，哪怕把我带走也行啊！不能让他带走我娃啊！”

“唉，你们不懂，这事情一码归一码，谁惹了神灵，神灵就找谁算账，不会乱带人的。你看他们一个个印堂发黑，边城暗紫，日角无光，这是大凶之相啊，我也无能为力。”五爷仔细地看四个孩子的面相，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本正经地说。

“我咋就看不出来娃的脸上有颜色？”一个家长中的女人打量着孩子的脸说。

“你懂个啥？你要能看出来还用来找我？”五爷不耐烦地摆摆手，“去去去，一边待着去，这神灵无小事，女人家不宜过问，你不怕惊了仙尊，我还怕哩！”

“五爷，您就行行好，帮孩子躲过这一劫吧，我们以后就把你当神灵老爷一样供着。”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满脸愁苦。

“你咋就不会说句人话？我还没到升天的时候，这就叫你咒上了。”五爷斜了家长一眼说。

“五爷，我从小没念过书，不识字，这狗嘴里也说不出什么有文化的话来，您就发发慈悲，救救娃儿们吧！”孩子家长连连叩头。

“唉——！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行不行也就看他们的造化了！”五爷长叹一声道。

“多谢五爷，多谢五爷！”四个家长带着女人跪了一大片，头磕得砰砰响。

五爷也不理会他们，闭眼掐指一算，忽然睁眼道：“我算了一下，今天不行，今日诸神在西天门外作法修行，万般辛苦，若有人求福佑，主死子孙亡，大凶之兆也，不宜求神拜仙，你们暂且回去吧。”

“我的娃啊——！”一个女人一手揽着孩子，一手拍着大腿，撕心裂肺地号哭起来。

“咋了这是？咋了这是？”五爷被吓了一跳，转身急道，“这谁家的女人，尽管哭个啥啊？”

“五爷，您说今天就‘主死子孙亡’啊，她能不哭么？”女人的丈夫哽咽道。